

王
船
山
遗
书

王

船

山

遺

書

莊子解卷二十四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譔

男啟增註

雜篇

徐無鬼

尋此篇之旨蓋老氏所謂上德不德者盡之矣德至於無傷人而止矣無以加矣乃天下之居德以爲德者立爲德教思以易天下而矯其性者拂其情則其傷人也多矣施爲德政思以利天下而有所益者有所損則其傷人也尤多矣則唯喪我以忘德而天下自甯蓋春秋以降迄乎戰國其君旣妄有欲爲於是游土爭言道術

名法耕戰種種繁興而墨氏破之墨氏徒勞而寡效而
楊氏破之楊氏絕物已甚而儒又破之其所託俱以仁
義爲依故天下之傷日甚稽之以心役之以耳目而取
給於言以見德有其言因有其事以其事徇其言而天
下爭趨之言道術者樂於受天下之歸而天下翕然趨
於羶以傷其生故欲已其亂必勿居其德欲蘊其德必
不逞於言言不長德不私度已自靖而天下人自保焉
不然雖德如舜而止以誘天下之人心奔走于賢能善
利而攻戰且因以起惟忘德以忘已忘已以忘人而人
各順於其天已不勞而人自正所謂不德之上德也內

以養其生外以養天下一而已矣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

林之勞顧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

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

欲擊好惡擊德欠二音牽去也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

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

質執飽而止搏執求飽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目上視而不左右馳上

之質若亡其一若忘其身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

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直謂馬齒曲謂背方謂頭圓謂目

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失

本作佚卹佚驚竦貌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

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

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爰

金板猶金匱也奉事而大有功者承事不可為數而吾君

未嘗啟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

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

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

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似其人而喜矣不亦去人

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鼪鼯之逕藿徒

鼪音生鼯一本作鼪鼫音右鼪跟位其空跟音良跟踰行

音劬皆鼠屬柱謂支撐于間也

也崎嶇而行
處于空野

聞人足音蹵然而喜矣

蹵許容切
人行聲

又況乎昆

弟親戚之警欬其側者乎

警欬喉
中聲

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

警欬吾君之側乎

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則其心必戰心戰而人之受之也
亦苦矣無他見紛華而悅見美名尊行而又悅執狸之
狗中法之馬逐形外馳而神已不完唯其見我處眾人
之上下之足以窮嗜好上之足以施政教使天下遂其
孤心以一臨萬執迷而自有也喪其一者忘其居高之
身與天下同生而無孤立之己志則己無求於天下亦
不望天下之求己晏然甯靜還於泰定之宇此固性情

之所本適者人皆有之爲其安身立命之故土唯自忘之而不忘其所可忘則若在他鄉而離其故宅茶然疲役之時聞此而釋然亦可以知靈臺之本靈不迷而卽悟矣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賓寡人

賓猶外也

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

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

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

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君自以為病其當去之者若何武侯曰

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

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

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成美者成事之美猶工之成物必資利器刀斧椎鑿皆惡

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以形造形非順乎理成固有伐

必尅伐方成變固外戰物不受變外必爭拒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

間郭注鶴列陳兵麗譙高樓無徒驥於鎬壇之宮郭注步兵曰徒無為盛兵走馬○按麗譙

之間偃息地也鎬壇之宮齋戒處也於此造形鶴列徒驥紛然矣無藏逆於德內有逆心而外為德

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

人之土地以養吾私

自保其國

與吾神者

與豫通自定吾情

其戰不知

孰善勝之惡乎在

養神者善而勝矣

君若勿已矣

進求善勝之道

修胸中

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

夫偃兵哉

此與上傳聞同而指一也心戰而自病則其所欲爲者
必病天下惟不喪其一而欲以己一天下也所欲則殉
之內自忘而不忘天下汲汲然求愛人求偃兵而不知
苟能自養凝神以不擾於物則智謀勇力先喪於己而
天下之意消人自愛而不勞我之愛矣夫愛人者必有
所傷而後見德偃兵者必以巧制之以力禁之外見德

而心固逆人且互出其情以相撓亂之所以不已也故
至德之不德者唯忘形而不造形則全其神而外以脫
民之死斯天地之情恆於泰定者也

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謔
朋前馬昆闍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
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
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
無爲之境又知大隗之所存知至人所保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
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
內予適有瞽病遊於物內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照

以天而游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于六合

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亦以見善養生之於養天下一也養生者勿益生去其害生者而已害生者害天下者又惡能必去之哉欲去之卽以去之者害之是偃兵之說也自我不害而害自消矣七聖皆有去害就利之知能而烏得不迷小童者兒子也馬善馳者也以兒子之和任馬而牧之治天下

之道若此而已弗能益也遊於六合之內而定者自定
泰者自泰則六合無際而超乎其外乘日車以遊無成
功而自運仁義之名何自而立雖有害馬自避之乃以
應天地之情而弗撓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辨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

無凌諱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招世謂招

求世榮官中民謂合于民譽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

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宿遲留也不汲汲於時留身後名法

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飾敬於容仁義之士貴際以與物交際爲

貴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也合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

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

郭注業得其志故勸

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郭注事非其巧則情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

之徒樂變

郭注權勢生於事變承凡夸勢貪物之徒皆樂乘事變

遭時有所用

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于歲不物於易者也

惟日不足致爲之不以

平易爲事

馳其形性潛之萬物

身陷於物之中終身不反悲夫

此皆害馬者也因形性之偏至而不知所牧因見爲成
美而樂之樂之而遂言之言之遂欲行之遭時而不能
安於無功無名以自牧因揣摩以乘時刻畫身心晝夜
汲汲生死於其中若此者其可用之以重爲天下害乎
故愛民偃兵甚美之名而徒有其言終無其實亦貴際

之談而已彼既疲役以迄於死亡而聽之者大惑終身不解故時君之迷於士之言道術者乃以病己而傷天下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

非志於鵠而偶中

謂之善射天下皆羿

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

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

秉謂法家

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

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

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

平爲之調瑟廢一於堂

廢置也

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

動音律同矣

律同聲

夫或改調一絃於五音無當也

不合于宮商

鼓之二十五絃皆動

其聲遂轟然而應

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

以無所異者為五音之君此魯遽之所以夸其弟子者

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

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

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蹠子於宋者其命闔也不以完

其求鉞鐘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夫楚人寄而蹠闔者

跡捕逃亡之子於近隣又使則足之人追求之夫欲鉞鐘之鳴必懸之于

虛加以束縛則無聲矣今求逃亡而不出於域是不知推

類也求之於宋子則寄寓於楚而追之者又別也必不得

已鉞音堅小鐘也唐子方注唐與蕩通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

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立於岸而欲與舟人鬪適以取怨不能傷之

儒墨楊秉之言各守其一而不肯喪則既皆足以害馬而
而要皆未嘗無所當也無爲者無不可爲忘言者寓於
曼衍故惠子爲雜學以合之而皆許爲是自爲改調一
絃不執於五音而五音皆應可以並包兼容而惟吾所
利用其說似矣然非其胸中誠與天地之情相應以比
合於清淨則執中猶之執一欲渾同於六合之內而不
知一犯清波則與波俱流是求亡子於楚而求之宋所
使又別也夜與舟人鬪而不離乎岸徒造怨而了不相
及終于迷耳夫遊于六合之外者乃可遊于六合之中
豈屑辨羣言之非又豈計羣言之有當乎